



南浦文集目錄

卷之上

衆樂記

國分新府記

鐵炮記

脩復蓮金院記

寄附高野屏風

茶室記

琴記

又

贅中書公案背

跋鶯宿梅詩後

枉直論

勉學文

送信公雅藏序

記夢

刻石文

記周易大全後

跋兵術書後

與重位公書

跋射義書後

跋馬書後

跋素書後

書義弘系圖傍

久保

歲久



忠豐

歷代歌

頌義弘德業文

壽龍伯尊君文

轉讀般若配帙

看讀般若配帙

又

六部般若配帙

觀音經配帙

地藏堂幹緣文

入權現上梁文

修葺石體宮文

願成寺鐘銘

淨光明寺上梁

南浦文集卷之上

衆樂記

天下達道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所以行之者有三曰知仁勇也行之三者有一曰誠也子思之所述孟子之所傳不可誣也有誠則天下國家可均也况父子昆弟乎是以誠彌諸中而彪諸外則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然也否則反之世之於樂也亦然天下樂器有八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其鳴之也有五音焉有六律焉以成之者一和之所致也是以和聲於中而泄於外則雖兒童走卒皆知其然也

否則反之一和成而八音調一誠立而五典行焉所謂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和者從容不迫之謂也誠與和者反覆相因有誠則有和有和者必有誠矣是復古今之通義也

龍伯惟新兩尊君者藤氏貴家之昆仲也同知薩隅日三州者年尚矣生知孝友終始弗渝天下惟知有其兩君也是以家齊國治延及

羽林次將忠恒公公致孝於兩君者猶文王之間安於王季少有不安心行不能正履矣非誠與和之至者豈能若斯哉是故士庶之在對內者事

三君猶一體矣今茲甲辰之初秋

惟新尊君令群賢少長之在左右者奏衆樂以獻之於

龍伯尊君蓋和順彌諸中而孝友彪諸外者也情義之親誰敢不欽服乎於是仰觀者如堵牆不知其幾百罔矣

龍伯尊君觀之樂之其歡甚矣雖曰累却老延年之方百畏何敢若衆樂之頤其神者哉予觀群賢之風流少長之衆藝有鳴方叔者鼓者縱雖雷門何以羞之有吹李暮之笛者縱雖山石猶可裂之或插菊花

於巾上或酌蒲萄於盃中或齧邵平之瓜或挑諸葛之菜有撝葉之散夜叉頭者有荷華之似菩薩面者龜齡鶴筭者祝兩君之遐壽螺甲鸚班者滿群賢之衣袖若夫砧杵與紡績者民間之業示不怠也鐘杵與擊磬者僧家之課示不忘也或支鼎鑪而煮碧雲或嫌錦繡而裁白紵其風流瀟灑不可勝計矣加焉建翠華之旗者數十人帶胡蓬之簪者數百人非曰戰之欲講武事也於是乎人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君之好樂何一至於斯極哉所謂與衆樂樂者也予復何幸觀斯盛事因書此無用之贅言呈

執事貞成公以供一莞云

慶長九年七月十八日

雲興散人畫之

國分新府記

大隅故州國分新府路通日向地接薩摩襟清水而帶大津顧其後背有億丈之城其爲主將者不振兵威以戒不虞望其前面有萬頃之田其爲人民者有勤農業以樂有年其食足兵足者又非治國之具乎此則新府之所兼有也若夫八幡正宮之在乾門也有護國靈驗之名

霧鳴權現之在良闕也有安住不動之勢地已靈而人未傑者爲可惜矣慶長六年辛丑夏之仲龍伯尊君柏攸鑿山通江以欲營府第於此地其用人力者非物情之所欲盡避其地之低濕也去歲甲辰八月遣佐多宮內少輔忠增公遠至洛陽扣陰陽博士正五位上賀茂朝臣在信公之室而問其地之臧否在信修鎮地鎮宅之秘法坐措府第之四維於泰山之安加焉爲

尊君祈身宮康健祝壽筭綿延忠增公歸國之後綿莚於野外以分街巷予觀夫新府勝狀東西之衢其

數九者蓋象干陽數也南北之陌其數五者蓋象于五行也士大夫之家于九衢者三百蓋取千禮義三百也其營中之延袤方九十餘間而不滿百者虧盈而益謙也

尊君之爲人有其德而不居其德非特國家之士民仰其德盡日本國中無雙而不称其謙德者也所謂虧盈而益謙者

尊君之所素有也以此謙德接于下衆庶之歸也豈復有限量乎是故不日而華第創造之功成士大夫迨庶人之勅居亦其功成矣於是英雄霧列俊傑

星馳

尊君之願既滿衆人之望亦足矣不幾而新府爲一都會之地不亦盛哉且復東有惠果弘法之木齋鎖金剛之關鍵以演秘密之教西有洞山曹山之的派立五位之旌旗以傳直指之印何止於此有役小角之流執錫以念不動明王有釋一邊之流鳴鼓以禮無量壽佛是亦爲

尊君祝無量之壽爲新府安不動之地者也豈不爲無意哉若予之輩世之賸人也雖不得爲刀筆之吏觀此德之至與業之成忘其固陋記勝槩之萬一以

告在野外者之欲往觀而不能徧觀者云

慶長十年乙巳春三月二十四日

雲興散人玄昌書之

鐵炮記

代種子嶋久時公

隅州之南有一嶋去州一十八里名曰種子我祖世世居焉古來相傳嶋名種子者此嶋雖小其居民庶而且富譬如播種之下一種子而生々無窮是故名焉先是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國來船客百餘人其形不類其

語不通見者以爲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十人名
五峯者今不詳其姓字時西村主宰有織部丞者頗
解文字偶遇五峯以杖書於沙上云船中之客不知
何國人也何其形之異哉五峯即書云此是西南蠻
種之賈胡也粗雖知君臣之義未知禮貌之在其中
是故其飲也抔飲而不挾其食也手食而不箸徒知
嗜欲之恆其情不知文字之通其理也所謂賈胡到
一處輒止此其種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非可
怪者矣於是織部丞又書云此去十又三里有一津
津名赤尾木我所由賴之宗子世今所居之地也津

口有數千戶々富家昌而南商北賈往還如織今雖
繫船於此不若要津之深而且不連之愈也告之於
我祖父惠時與老父時堯々々即使扁艇數十架之
至於二十七日巳亥入船於赤尾木津丁斯之時津
有忠首座者日州龍源之徒也欲聞法華一乘之妙
寓止津口終改禪爲法華之徒號曰住乘院殆通經
書揮筆敏捷偶遇五峯以文字通言語五峯亦以爲
知己之在異邦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賈
胡之長有二人一曰牟良叔舍一曰喜利志多佐孟
太手携一物長二三尺其爲體也中通外直而少重

爲質其中雖常通其底要密塞其傍有一穴通火之路也形象無物之可比倫也其爲用也入妙藥於其中添以小團鉛先置一小白於岸畔親手一物修其身眇其目而自其一穴放火則莫不立中矣其發也如掣電之光其鳴也如驚雷之轟聞者莫不掩其耳矣置一小白者如射者之搏鵠於侯中之比也此物一發而銀山可摧鐵壁可穿姦宄之爲仇於人之國者觸之則立喪其魄況於麋鹿之禍於苗稼者乎其用於世者不可勝數矣時堯見之以爲希世之珍矣始不知其何名亦不詳其爲何用旣而人名爲鐵炮

者不知明人之所名乎抑不知我一鳴者之所名乎一日時堯重譯謂二人蠻種曰我非曰能之願學焉蠻種亦重譯荅曰君若欲學之我亦罄其蘊奧以告焉時堯曰蘊奧可得聞乎蠻種曰在正心與眇目而已時堯曰正心者先聖之所以教人而我之所以學之也大凡天下之理不從事於斯動靜云爲自不能無差矣公之所謂正心豈復有異乎眇目者其明不足以及燭遠如之何而眇其目乎蠻種荅曰夫物要守約守約者以博見爲未至矣眇目者非見之不明欲守其約以致之遠也君其察之時堯喜曰老子之所

謂見小曰明其斯之謂欤是歲重九之節日在辛亥
涓取良辰試入妙藥與小團鉢於其中置一小白於
百步之外放之火則其殆庶幾乎時人始而驚中而
恐而畏之終而翕然亦曰願學時堯不言其價之高
而難及而求壘種之二鐵炮以爲家珍矣其妙藥之
擣篩和合之法令小臣篠川小四郎學之時堯朝磨
夕淬勤而不已嚮之殆庶者於是百發百中無一失
者矣於此之時紀州根來寺有杉坊某公者不遠千
里欲求我鐵炮時堯感人之求之之深也其心鮮之
曰昔者徐君好李札劔徐君雖口弗敢言李札已

知之終鮮寶劔吾鳴雖編小何敢愛一物且復我不
求自得喜而不寐十襲秘之而况求而不得豈復快
於心欤我之所好亦人之所好也我豈敢獨私於已
而韞匱而藏諸即遣津田監物丞持以贈其一於杉
坊矣且使之知妙藥之法與放火之道也時堯把玩
之餘使鐵匠數人熟視其形象月鍛季鍊新欲製之
其形制頗雖似之不知其底之所以塞之其翌年壘
種賈胡復來於我鳴熊野一浦々名熊野者亦小廬
山小天竺之比也賈胡之中幸有一人鐵匠時堯以
爲天之所授即使金兵衛尉清定者學其底之所塞

漸經時月知其卷而藏之於是歲餘而新製數十之
鐵炮然後製造其臺之形制與其飾之如鍵鑰者時
亮之意不在其臺與其飾在乎可用之於行軍之時
也於是乎家臣之在遐迹者視而效之百發百中者
亦不知其幾多矣其後和泉果有橘屋又三郎者商
客之徒也寓止我嶋者一二年而學鐵炮者殆熟矣
歸旋之後人皆不名而呼曰鐵炮又矣然後畿內之
近邦皆傳而習之非翅畿內關西之得而學之而已
關東亦然我曾聞之於故老曰天文壬寅癸卯之交
新貢之三大船將南遊大明國於是畿內以西富家

子弟進為商客者殆乎千人操師篙師之操舟如神
者數百人艤船於我小嶋既而待天之時解纜齊橈
望洋向若不幸而狂風掀海怒濤捲雪坤軸亦欲折
吁時耶命耶一貢船檣傾撤摧化鳥有去二貢船漸
而達於大明國寧波府三貢船不得乘而回我小嶋
翌年再解其纜遂南遊之志飽載海貨蛮珍將歸我
朝大洋之中黑風忽起不知西東船遂飄蕩達於東
海道伊豆州々入掠取其貨商客亦失其所船中有
我僕臣松下五郎三郎者手携鐵炮既發而莫不中
其鵠矣州人見而奇之窺伺倣慕有以學之者矣自

茲以降關東八州暨率土之濱莫不傳而習之今夫此物行乎我朝也蓋六十有餘年矣鶴髮之翁猶有明記之者矣是知嚮之輩種二鐵炮我時堯求之學之一發而聳動於扶桑六十州且復使鐵匠知製之道而徧於五畿七道然則鐵炮之權輿於我種子鳴也明矣昔者採一種子之生々無窮之義名我鳴者今以爲符其識矣古曰先德有善不能昭々於世者後世之過也因而書之

慶長十一年丙午重陽節

修後高野山蓮金院記

紀州高野山金剛峯寺者真言秘密之道場而佛法最上之靈境也此弘雅新景仰之之餘素欲創一字之梵刹以爲未來宿因善根因茲令成正院賴真遙上其山以擇其地雖曰山之高野之曠有數千餘畝之僧房以故無可挿草之地賴真可柰之何哉於斯之時寶生院大僧正政遍爲一山之檢校々々感我歸依之志也相攸於蓮金之院欲改之一新以爲我寺々地雖寸其價直百千兩金於是以檢校之命告主於蓮金者買其院之地以三千兩白銀然後如渡

得朕如暗得燈即勵土木之功命匠氏之有棟梁材
者以創建數間新寺矣曩昔釋尊出世之後有須達
長者擇地而布八十頃黃金以草創祇園之寺爾來
震旦扶桑創建精舍者無州無縣而不有之矣我之
於須達其富之大小雖不同而歸依之志豈復有淺
深乎仰冀彼一院與山齊其高與水度其長爲我鳴
津氏之寺永不退轉假使雖有亂劇之及於斯山檢
校與我金石之約何敢違之乎且復住於此院者至
盡未來際無長無少學侶之續挑法燈者可也誓莫
令行人之輩徒奪其席件件書以告於闔山之學侶

學侶亦勿違失之幸也

前薩州太守嶋津沙彌惟新

慶長十三年戊申十月初四日

前奧州刺史嶋津少將家久

寄附高野山屏風

此孔子聖蹟圖者我曾祖父前相州刺史日新翁爲
之屏障置之座右以備其觀覽矣予幸繼其芳躅將
廣曾祖父之業因命畫師等林摹之以欲使我孫子
仰聖蹟於百千年之後今寄附之於高野山所冀此

圖之設與山彌高與水彌長聖道之傳垂諸邦窮寄附之志在茲而已

慶長 年 月 日

鳴津陸奥守藤原家久

茶室記

茶之用於世者不知幾百歲矣李唐之時有姓陸名羽字鴻漸而老於文學者自號茶翁其於學也耻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精嗜之著茶經三篇言茶之源之具之煮之器等者備焉然後天下知飲茶矣後甫里先生置小園於顧渚歲入茶租自爲品第書一

篇以繼茶經之後矣至於烹試者宋蔡君謨細錄條數謂之茶錄茶錄出後炙之碾之之法與彼色香味其論尤備然後士大夫迨庶人之家莫不用焉王川先生嘗陽羨茶作歌以謝孟諫議摩圉道人喫雙井茶作詩以贈蘇內翰千歲以爲羨談矣我日本四方之國莫不產茶者其產城州宇水者官焙而本朝以爲絕品其餘之產者私焙而其味之若硬與宇水色香味較之則不可同日而語矣五畿近邦之好事者藏宇水所焙之茶以築小室每迎嘉賓上客試其色與香味矣好事之士在遐遠者亦不遠千里每歲三

月投壺於宇水々邊以薦其茶矣及其茶之到來也
嗜之之士鬪其色與香中華所謂鬪試是也鬪試之
家風流瀟灑亭々物表若夫張三李四之徒窺見其
室之好者或寡矣爰有滕氏一士予之莫逆也素有
才之義而克勤家業傍學聖賢書未敢厭之事君事
長之暇好嗜茶事慕陸葵二公之爲人也是故以嗜
茶聞於一鄉比來引余於茶室即應命赴之我觀茶
室之勝狀外設華門內爲圭竇々々之中鞠躬而入
入則每印足跡置一小石蓋欲其履之不濕也一木
榻之上置數箇蒲團者蓋欲其膝之易安也盼其庭

際移千株之珍松種數片之怪石青苔之堆其錦野
草之鋪其茵即有拔俗出塵之想矣雖曰禪寂無塵
之地豈復若之哉所謂靜裡乾坤閑中日月也中有
一露地灑之掃之不立一塵不容一芥不覺令人逍
遙於風塵之外矣既而入茶室々々縱橫不過七尺
然而有大厦高堂之勢而無峻宇雕牆之奢其室中
之所有者一鼎松風耳得之而爲聲一瓶桃花目遇
之而爲色大凡桃之爲花也書於月令詠於周詩雜
出於唐宋諸賢之詩賦其花之紅者婦人小子所得
而能知也今也斯花白賁者花中之質素者乎而質

素者嗜茶者之所爲也所謂質素者非不飾也不使華沒實而已蓋世之嗜茶事者托心於茶與花與達者數子結金蘭之交者我知其避世之浮華而不失其本真之人也不然何以尚質素之至於斯極乎哉少焉純公盛炭於康瓠手之而出扛鼎於石爐中置炭於紅爐上則炭火之有焰者忽作爆竹之聲矣按茶經云湯沸如魚目爲一沸四邊泉湧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々々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當其水氣全消也謂之老湯々々之後嚮之所謂松風颭々猶有十里之聲我今未試肌骨先清而破其孤悶矣加

之露葵之賑其盤流霞之滿其盃々僅三巡物非多品而其風味之厚想是使易牙試之不爲過與不及也然後出茶戶而盥水漱石從容徜徉而復入茶室於是乎公掬水於一器且復手小壺與一碗而後燭其碗令之熱而點小壺茶令三沸老湯入於一碗之中其茶之色太青而久凝碗面香之與味復不足言焉予乃變色珍戴而喫之匪翅一洗我不平事忽覺通仙靈於是豈無懷古之感乎曩昔維摩居士築方丈之室中容三萬二千之觀座千歲以筆之於書矣今也公之小室不足於方丈而超三萬里之弱水坐

到蓬萊佳境然則勝於居士之室者遠矣於斯之時
公眇觀大瀛海於一室內洗除九衢塵於一甌中者
也它日子亦著芒鞋扶竹杖從子於小室以終吾生
矣歲在己酉春三月既望南浦玄昌書之嘗慶長之
十四年也

琴記

孟夫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
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至哉言也夫治天下者
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師曠古之樂

師而能知音者也然無六律之以節五音何敢辨其
清濁高下乎況於養人之耳乎六律之正五音者猶
仁政之治萬邦也

羽林尊君家久公平日以安國齊家之不可不率由
舊章常以爲事矣有一言便於政事者則不擇古今
不論貴賤寔能客之先是三五年招京城樂師日說
者國務之暇使之鼓琴以知君微臣微之有尊卑且
國家之有事物而不可闕其一者在此琴徽之上矣
一日尊君告予以說琴之所由作與古人所鼓之
趣即答之曰予自少之時雖在村校未能解古今事

實且耽於禮樂之書何有塞尊君厚望乎然而
命豈可誼乎檢一二之古書記之曰琴亦伏羲氏所
製作也神農氏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
有虞氏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解民之慍阜民之
財孔子坐於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是
皆聖人所欲導人於和氣之中而化天下國家者也
若夫湘靈鼓之以追虞舜相如奏之以挑文君其意
在欲懷其懿德求其好逑非世之鑽穴隙相窺踰牆
相從者之比也不勞絃者陶潛之識其趣者也爲破
琴者戴逵之辭其招者也是皆群賢之不遇於時而

不汲於富貴者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以知其
志之在高山流水也世以爲知音矣蔡邕能鼓琴能
聽音有鄰人之備酒食而召之者邕至其明聞彈琴
之有殺聲邕怪之遂反後聞鼓琴者之言曰我方鼓
琴見螳螂向鳴蟬者螳螂一前一却我心唯恐螳螂
之失之也此非殺心形於聲乎邕之所細聽者如此
蔡琰邕之小女也邕方夜彈琴其絃忽斷蔡琰時年
僅六歲聽之曰斷者第一第四絃也果然可謂能繼
父之業矣昔人之於琴曲彈者聽者各至其極千載
以爲羨談不亦宜乎樂本不一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樂之器也。文采節奏，屈伸舒疾，樂之飾也。大凡樂之起，由人心感於物而生，其感者有邪有正，其正者善心之所由興，之古樂而庸君之唯恐卧者也；其邪者，逸志之所由起，之新樂而暗君之不知倦者也。鄭衛之聲，淫於色而害於德者也。所謂亂世之樂也。韶武之樂，其實雖不同，以揖遜有天下，以征討成功於天下一經一權，其揆一也。所謂治世之樂也。原夫琴之爲制，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大絃爲君，小絃爲臣，加文聲武聲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而後爲七絃矣。古暉十有三象，十二日

其一象，閏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猶詔官論道，而以民各勤其業也。今也尊君之所鼓，其志在茲耳。觀夫鼓之之時也，聽之者進旅退旅，其諸士之行禮也，齊一而無參差者也。世俗之樂，姦聲以濫，亂雜無章，俳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有父子尊卑之等者，豈可同日而語乎？許氏說文曰：琴禁也。蓋禁淫邪而正人心者也。自今以往，國家士庶能會得尊君所鼓之趣，惰慢之氣自然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風俗之厚復於太古，黎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日銷，百姓無怨。若然，則臣之在下者，人々得以

有爲忠君敬長之心油然而興者猶如十三徽妙曲
一絃一柱無不得其所何不解膠柱之惑乎嚮之所
謂仁政之治萬邦者豈特行於昔日而可不行於今
日哉慶長十九甲寅十月初八大龍玄昌謹記

又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制琴其制度法基之數
然後有虞氏之踐天位也彈南風之雅操解民之愠
阜民之財然則有國有家者豈復可一日忘阜財解
愠之治乎哉師襄孔子之所從學琴者也嘗曰琴者

士君子常御之樂也君子無故斯瀕不徹也師襄之
言而豈徒哉爰有自得院法師日說者京城人而能
鼓琴予守成之暇學焉頗解君微臣微之和而不流
矣是故遠求良材於京城收拾材木者之家命工爲
之庶幾我孫子文武兼全剛柔相應得十三徽之妙
趣者君臣合德以措國於泰山之安者何止千萬年
矣
年 月 日
工匠宮里彌平次正親

贅敷根中書公琴背

敷根氏中書言賴公者前嶋津相州刺史日新老翁

之令孫圖書頭忠長公之令子也敷根氏有一女無
一男故娶一女以爲敷根氏焉其爲人也重厚爲質
和暢爲心歲未至而立人以爲有老成典刑矣近頃
命工新造琴一張厥材孔良而音韻清越休暇之日
洒掃淨室調弄絃々以見君臣合德之理其志快哉
公今在敷根一城日修其德以薦士治民是故君臣
上下各一其心者猶如十三徽之有曲調而一無錯
亂者然則一城之治豈可不及萬民乎昔者宓子賤
爲單父宰不下堂鳴琴而單父自治子賤奚取乎其
君徽臣徽之各得其所矣孔夫子稱子賤謂君子哉

若人何其成德之至於斯乎哉加焉曾點之鼓瑟風
舞雩之下立見人欲淨盡之象伯牙之彈琴攀太山
之高終起知音絕無之嘆是皆有守於內而無求於
外者也何惹一塵埃於其間哉今公之彈之以下其
指抑揚頓挫之中其節者一絃一柱之有妙趣者誰
敢解之惟有庭前長松解其妙趣以和其一曲嗚呼
若公之識琴中之妙趣者非心聞之深者豈能解之
哉非世人耳聞之所及也慶長之二十年乙卯二月
十八日大龍老夫文之玄昌記

跋貞昌公鶯宿梅詩後

日本後鳥羽院朝京洛有一寡婦甚愛梅花移植色香之異於衆品者一株以爲莫之若者矣每歲有黃鳥來宿頗以擇其栖者人以爲奇怪矣兒童走卒誦此事也遙聞於青雲之上

上欲移植此梅於內園寡婦辱

勅命之餘悲歡交加詠一首之倭歌

上感其歌也不移植之以鶯宿梅三字而名此花矣寔千歲之義談也按夫曩昔楚襄王遊於雲夢之野觀梅之始花者愛之徘徊而不能舍焉驂乘宋玉進

曰大王誠有意好之則何若移之諸宮之園而終觀其實哉宋玉之意蓋以屈原之放微悟王而王不能用於是退而獻梅花賦使後人哀之大唐日本其地雖異其用心者豈復有異乎哉京洛之好事者使接華者竊斫鶯宿梅一枝以接梅之在野外者爾來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庶士之家爭植其本矣是皆諸書所記所由來者漸矣

伊勢氏兵部員外郎貞昌公移植此本於我園每至春時迎衣冠客接詞章士鋪筵設席煥一日之餘閑是亦官暇之勝遊也夫梅之爲物也生於寂寞之濱

不近於富貴之家然而得其時也或移之上林苑或植之含章檐或在東閣名官梅而風騷之士動詩興矣梅而稱官者梅之顯其名於世者也何遜之再請揚州任范曄之遙寄江南信豈非爲此花者乎分身於千百億者放翁也擔肩於一兩枝者伯顏也是皆奚取焉取當其歲寒之時不凋而暗吹清香也鶯之爲物本在幽谷之中遠避塵世之網然而得其時也或轉於禁苑或滿於建章然後賜金衣公子之名自着黃袍者天之賜也鳥而稱公子者亦顯其名於世者也是皆花鳥之不求而自得其名者也吁此鳥也

其形雖小而其智有餘顧瞻丘隅之有美蔭畢羅之所不擾彈射之所不驚托身於此以止焉豈非鳥之知幾者乎今公之所植花木之後園即丘隅岑鬱之處也庸人孺子之所不至畢羅彈射之所不及是亦非黃鳥之可止息之處乎哉於人亦然夫士之生於此世也學文講武其業雖異各不能無爲其未遭遇也疏食水飲獨善其身不徇世之有勢利者若將終身於此矣是亦非寂寞之梅幽谷之鶯乎及其遭遇也立其朝廷正其衣冠而諫君薦士若丘有令德者匪特顯我身名大顯其父母而永遺榮名於子孫所

謂忠臣孝子之遇知於主君得志於其時者也是皆
爲士者之志而宰於國者以薦之爲已任矣

貞昌公素有薦舉之志自少之時事我主君夙興
夜寐未嘗一日安其身於私第矣若夫爲辭命則草
創潤色皆有出一人之手使於四方則容貌辭氣又
不辱一君之命加之進退周旋之中其節也言語政
事之中其理也誰敢間然以此盛德輔佐主君主
君享國者億萬斯年而公之及其祿於子孫者亦不
知其幾億歲矣公退之日移此花於寂寞之濱者猶
如薦文武之士於荒僻之地然則公之移植此花者

豈復爲無意手是歲慶長乙卯正月卜齋偶有暇日
迎客鋪筵此花雖吹色香黃鶯未來宿衆賓之鳴於
倭歌者詠三十一字以催遊興於是公亦賦唐體之
二十八字以伸雅懷其詩以此鳥來之遲爲遺憾耳
故末句云花恨禽耶禽恨花旣而日將夕陽衆賓亦
分手而去矣侍左右者誦公之詩僉曰年之前後嚴
寒不止是故黃鶯未出幽谷南村北村殘雪未消今
復無聞其聲者矣其翌早有黃鳥迂喬者來宿此花
一曲之聲鬚鬚千聲於是諸士相聚而謂曰公之一
詩招幽谷黃鳥勝於玉帛之徵賢者乎予聞斯事告

其人曰昔者明皇之鼓羯鼓也使桃李一時開而羯鼓之聲不至其極者何以如此今黃鶯之來啼者亦詩語之妙不至其極何以感物至於斯哉公之忠義與事業之滿朝廷邊隅者人之所得而能知也予可略也喜公之愛花與鶯之其心有在因記之於玉詩之後云

慶長二十年乙卯正月晦日

大龍文之叟玄昌書

枉直論

爰有李枉李直者本是生於同胞之內而長於方寸

之間矣方其未分物我之前不知何爲兄弟何爲優劣及其發耳目鼻口之欲也一公一私其相去者天壤易歟悲哉我先說李枉之爲人絕義理公含情欲垢是故視聽言動之非禮靡一而不履矣諛淫邪遁之偏辭靡一而不倡矣加焉狡偽暴慢之色盎於面背回誕妖異之言滿於心腹我聞人之說古云焚沉香數車以剥民之皮肉者鼻之欲薰臭者也貯醇酎一池以極已之口腹者口之欲慕味者也若夫山穀野蔌村醪家釀亦有求而嗜之則不能無亡身况患肥甘不足於口以羅八珍於前乎聽亡國之音以蕩

我心者耳之所爲也視傾城之色以伐其性者目之所爲也四肢之於安佚造次顛沛之間無一而不見誘於物欲矣嗚呼李枉一男子也獨夫之心充於中而驕侈之情形於外以己之私欲及天下國家豈可無禍乎然則枉己之害雖小亡其身以及其親亡其國以及社稷其害不亦大乎由是觀之一枉之罪豈不彌天乎我復說李直之爲人是曰是非曰非有曰有無曰無人間之事無小無大對人以無一覆藏者是之謂直直乎吾知汝之不外飾也然先有其實而後有其名則令名亦所不辭也名實相合者自古以

爲難矣虛名虛譽爲士者之所以深羞也漢之時有公孫丞相者本是諛佞人也矯世之事紛奢者試爲布被以欲釣其名時人以之爲詐宋之時有司馬丞相者性本不喜華靡又爲布被時人以之爲儉丞相之位不以爲卑爲其布被者豈徒然哉使人謂儉不謂詐者勢位之人亦豈能禦其名之自外而至哉由名實之當與否耳可不懼哉想夫有似直而非直者葉公之黨直躬者證父之惡是謂真直者可乎有似顛而非顛者汲黯之嚴犯顏而塞君之欲是謂真顛者可乎且復有枉己而順人情者以之事人則人以

爲善柔而不知枉之在其中矣有正已而無阿曲者以之事人則人以爲迂濶而不知直之在其中矣是故君子惡似是而非是者蓋有以耳又有攻發人之陰私而訐以爲直者人之惡之太甚者可勝言哉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直云直云一不遮掩而片言者之云乎哉片言之中有義存焉能存其義者獨當直之名李直其能勉旃

慶長二十年乙卯三月一日

南浦玄昌漫書

勉學文

予昔少年之時聞老師之誨於諸生曰人之爲學汝知其要乎蓋不爲文辭而學其爲人之道而已也其學之者以事父之孝移之於君以爲之忠以事兄之弟移之於長者與朋友以爲之順爲之信夫舍之豈復它求哉今也諸生習其句讀詳其訓義膏油繼晷兀々窮年積思於經藉潛心於聖言不貪多而一務得於心終日乾々不寐達旦久而能知其文之爲已而不外飾爲載斯道之器也且復知我心之具衆理而應萬事也不深於斯文藉安能至其道哉學有多端記誦文辭百家衆技皆是也記誦云者入耳即出

口求人知我一無補於其身記之誦之雖得之必失之所謂道聽而塗說者也學夫文辭者吟風嘯月茹古含今筆陣掃千人之軍詞場退萬馬之兵睨視萬古獨步當世有一詩則傳天下之口有一語則驚世上之人見稱一代文豪者不亦宜乎是皆俊傑之士能詩能文鳴於一時者也常人之學文辭者欲極新欲極奇弄筆以求富貴利達每喜奇麗太好風花是故其書愈多其理愈昧其事愈勤其心愈放所謂流蕩忘返者也學夫百家衆技者其行非無可觀者效之之徒不能無刻鵠類鶩畫虎類犬之狗誤因茲識緯

術數之言富而索隱行怪知人之所不能知行人之所不能行乘馬從徒往々爲人所重挾其私智隱語以眩人加之干譽於勢利之場馳聲於雲霄之上是皆今之人望而古人見其進退而卜時之臧否者也然則所學之術可不擇哉若夫穎利之人多不好學若能學知爲已則一讀未見之書莫不暗誦暗誦則有自滿之心心驚於虛遠矣穎利之人而好爲已之學自疆不息至於其極也何難之有魯鈍之人其性守約々々不爲學則唯質魯之人而不爲世用也若魯鈍而知爲已之學則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

已千之習之與性之其德之成者雖曰聖賢同其歸趣矣朱夫子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求其成必要其成者非百之千之之力行何至於斯哉若復魯鈍而學不爲已患人之不已知則手雖不捨卷々與心遠隔胡越終無以人道必使所學之文藉而爲虛器矣昔者邾國公性魯鈍而得聖人之道者忠信與傳習之極功也人若傳而不習則欺其師者也弟子而欺師者不知之甚也然則德之成者不在利鈍而在勉與不勉而已諸生勉旃

元和初元己卯建丑之月吉辰

大龍老衲書

送信公雅齋回枋里序

信公雅藏者豐之前州人也不遠千里而來訪予於薩州麕鳴々陰其意在欲檢程朱之遺書而求倭訓訓詁并其理與義於予其志可謂大矣予素不敏而不好學雖曰訓詁未敢解之如其義理我豈敢乎然而以予昔之所聞答予今之所問耳天文者貫乎古今通乎事物聖人自盡斯文衆人自昧斯理蓋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明斯理々之所至非文字語言何以知其要乎然苟泥於文字則不得入自得之妙門不泥而能解至道者古以爲難矣是故子思子有謂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文字之於道也亦然道之有文字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不動不流何以知所其由起也哉昔日之所聞大抵不過如此耳予自少之時侍老師巾瓶聞文辭之末習者非止一日不解其惑者昏愚而蒙昧也非訓導之不嚴也吁老師今也則亡我今孤陋而寡聞訓詁且不會況於其理之闡奧乎予之言雖僭踰告公者止於此矣公歸手不釋卷熟讀詳味有得於言意之表者想是與公之深發深省者如合符乎其於爲道同不同何如哉予觀公之爲人簡約以自奉節操以自守大異

乎世之習輕肥者之有無厭之求矣且復扣諸方善知識不懈於夙興不倦於夜諷挑江湖夜雨之燈者十有餘年矣是故稱飽參宿衲今也不以下問爲耻以廣詢博訪爲我之業有若無實若虛此公之不自足而欲求義理之無窮者也何其至誠於謙之過其度哉惟時聖代求賢索士異日必有紫詔之徵公者於此時也住一名藍領衆匠徒弘其道德接其方來自然上下雍肅遐迩仰瞻然則人皆駢肩累迹望其法旆誰敢有出於其右者乎今將歸枌且不得挽裾具以寒菹重之以辭

元和第二丙辰八月吉日

大龍老夫玄昌拜書

記夢

代蘭劍和尚

一日茶話之次或告予曰疇夕之夜夢中有人告曰不可得不可得予即夢中以為即心是佛請和尚敢明告予々雖不敏請以和尚之一語以為在世中之受用予曰過現未三世不可得我十二時中行之老身者而衆生日用而不知者也我明告予々傾耳而聽之吾子自少之時事親事君以竭我力愛子使衆以當其理皆以行其所無事無事而交當其理者非

不可得乎大凡若干種心不得事君使衆皆為非心者也一念之心主一無適所以能事君使衆也是故生順死安豈復非佛之所謂不可得之理乎吾子能通此道以及之子葉孫枝子葉孫枝之事君使衆者不以其偽而以其真其君臣父子妻妾昆弟之間所日用無為無事而永保其家然則一念之心不可得而以心傳心以至於億萬斯年豈非無價之家珍乎書以為說

元和二年丙辰十一月吉日

刻石文

古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至哉言也
人而無其誠何以得立於斯世乎爰有守諏訪神廟
者之官至太祝而假名字宿對焉丞者平曰無其誠
而詐與入交豈有能事神乎頃爲索隱行怪之事主
君聞之攻之太祝太祝對曰吾弗爲之矣請日本國
中之諸神以誓之蒙其天罰也太祝無故立死所謂
靈感響應者也於是乎人皆知神罰之不可遁人心
之不可詐也可不謹哉可不戒哉刊之於石貽之於
後世云

年 月 日

記於周易大全書後

文祿癸巳之春予偶行於一浦遇自朝鮮而來歸者
之齋持經史々々紛失而無全一部者其中有周易
傳義大全三冊予即求之至於他邦又求一二冊猶
未足者令人寫之介來研朱息之焚香誦之恒兀々
以窮七年矣且復忘其膚淺妄加倭點吁我不才未
得於辭況於通意乎所謂蚍蜉撼樹精衛填海之比
而多見其不知量也後之人與我同志者按之正之
幸也

慶長四年己亥春二月吉辰此時在城州伏見

鳴津氏邸第畢功矣

隅州正興文之玄昌書之

跋兵術書後

代羽林殿下

本邦武家者流學文講武以爲我業蓋世治則以文
愛民大服國家之衆世亂則以武威敵全衛封疆之
界由此觀之文武豈可偏廢哉予自少之時學孔孟
之書雖未窺仁義之原頗探禮樂之緒且復學韜略
之書聞權變權術之說行有餘力則以學兵術之奇
正是亦武家之一藝也是故四方之士鳴於此術者
經歷此國則吾未嘗不得見也雖然無出群拔萃之

士於是以爲兵術殆熟無當我鋒者矣小臣東鄉藤
兵衛尉學此術者年尚矣乎素雖聞之未見其術之
至與否慶長甲辰之仲春使尉揮劍其揮在自得而
其妙出于自然予謂尉曰學之今師誰人乎哉抑亦
尉之自得之妙可得而聞歟尉曰曩昔在京師之日
遇一道人說兵術奇正之理語高而旨遠輒不得解
之數加工夫晨夕不怠一旦豁然貫通得其正指不
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始覺此術之出于自然々々
自得之理道人昔年不以語僕々亦今不能爲主君
告之也鞠躬而去矣是知向之所學者局於一藝而

今之所傳者遠出於言意之表矣宋儒所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其斯之謂歟号之示現流者取示現神通力之金文也自今以往若欲得此妙理者潛心近求於掌握之中莫驚虛遠至於優游涵泳之久自然得此妙理勉旃々々勿半途而廢可也

慶長第九甲辰仲春二十八

與重位公書

鳴津氏之侍臣重位公者生於薩州麗鳴之府長於

君臣禮義之鄉予知公者殆乎十餘年矣其爲人也生今之世慕古之風是故無儒無釋有講古之道者未嘗往而不陪其席也仕而優則點雪花兩脚以接嘉賓於茶室詠而歸則畫春蘭秋菊以得精神於筆端加之學人尤之詠鳴陰舟學叔夜之巧柳下鍛不啻名二藝貪多務得夜以繼日常之言曰我以道之所存爲師之所存也亦何常師之有其所志之學者可知也公素嗜兵術極其蘊奧矣一日茶話之次予謂重位曰公之所學真無常師學兵術者亦無常師乎重位公曰先是天正年間

素好兵術見善於此術者數人學焉以爲治熟近使
車位揮劍其自得之妙遠出于言意之外矣我封內
得兵術之妙者惟重位一人而已予謹聞 尊君之
言喟然歎公之妙于此術也 尊君有二劍一以刻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之九字賜公以饜其術之有
成公珍戴以領之予觀此盛事欽服有餘人之瞻望
咨嗟者駢肩累迹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之子葉
孫技億萬年之榮也於是乎人皆相聚而言曰公之
深秘此術者義王之韞匱而藏諸之比而今蒙
尊君之恩寵者待其賈者也可嘉尚耳重位謂誰東

鄉藤兵衛尉也

慶長第九三月吉辰前建長見正與文之玄昌書之

跋射義書後

射義之書古之射義所以觀人之德行也蓋其爲書
也大射鄉射之事而其要在於上自天子諸侯下至
卿大夫庶士壹是正心脩身周旋進退各中其節以
欲及之於天下國家昔賢之患後世也深矣粵有
奧州刺史嶋津忠恒公尊信此篇者年尚矣是歲慶
長丙午朝觀之次始表章之令予謄寫焉口之不絕

之不停匪止用之於一射以斯之道欲行之於國
家其意亦深矣我嘗聞之射者曰射之爲藝本正與
直內志正外體直則必能中其鵠其矢之遠至亦在
其中矣若夫不正不直則縱雖有資育之力所發之
矢何以能遠至況於中其鵠乎誠哉射者之言也近
來日域風俗以其矢之遠至以爲達於藝又古主於
貫革之比也且復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
者亦遠至之義也非無其所由矣洛之東山有觀音
大士之高居南北延袤殆乎百丈天下稱曰三十三
間古來善射者發其矢於高居之南直以至其北爲

盡我業然而其能至者或寡矣公今從衆發矢今之
遠至也亦不難矣然則其力有餘而志之正體之直
者公之所素有也何止於此自其少時而志于學
今亦多術牽於章句文義者儒生之學也務得其要
措之事業者人主之學也彼章句文義非不學焉無
益於心術務得其要者正其心脩其身以及之於國
家其利博哉今公之所志之學在茲而已與夫寸
々而彊強弓者豈可同年而語哉予本釋門之徒雖
不與射禮之事樂公之志有成書之以貽近侍之
學射者云

夢長丙午四月十七日

前建長文之玄昌漫書

跋馬書後

夫馬之稱龍種者以追風籟雲也其爲形也雄姿逸體隅目高睨而其蹄之削寒玉其耳之批秋竹匪翅才表外見其德與力無不備矣昔者穆天子之超光始皇帝之追電至今稱焉若夫七段之妙体湏彌爲筆虛空爲紙誰敢記之溪聲爲舌海波爲口誰敢記之獨御馬者存於口訣而已 年 月 日

說

書素書後

予自少之時聞有黃石公素書而未見其書者尚矣既而行年六十廢學倦文加之目已翳而不辨雲林之色耳已聾而不聽聲律之和於此之時偶見有一本之稱王氏直說者其書即昔人之所寫而殆至於紙破字滅矣暇日把卷檢之其辭嚴而其義密非淺見諛聞之所可得而解者矣且復荒訛紛失不知所以整頓之是以忘其固陋不拘直說之難解者漫記其理之似者於其傍以與一二鄉友講習討論者匪翅一日々々學之座元書架之上插朝鮮所刊之一

本即宋張商英之所註也其書亦歷年月者久而字畫不明又不能無差訛矣強尋其偏旁推其点畫而議之論之非復一日於是使南京邵光道謄寫之頗正其誤旁加倭点與鄉友之好古者講之猶有所未至者闕之以俟知者焉

慶長二十年乙卯閏六月下辭大龍老夫玄昌書

書於義弘系圖之傍

義久依無世子讓於守護職於舍弟兵庫頭義弘々々武勇過人談笑却敵有寇於我國者義弘一戎衣

而親手其戈殲厥渠魁者數多矣匪翅播武名於我國前大閣殿下秀吉公於朝鮮征伐之時義弘與其子忠恒走從其軍數年之間勞於軍務於此之時大明諸將率數百萬騎之軍至于朝鮮時吾軍屯於泗川者僅一萬餘較之大明諸軍豈翅九牛一毛哉大明諸將令數百萬之軍攻我泗川之城義弘親子胸中自有數萬之兵甲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故自提三尺直進入百萬之軍々一時瓜潰追亡逐北伏尸者八萬有餘流血漂櫓矣於是有參謀大夫龍涯者求和義於我軍中義弘親子謀之曰武豈可久驢乎

且止二人之戈是謂之武竟應於參謀之求令大明
將茅渭濱爲質載之與俱歸于日本矣
大閣殿下爲賞其功賜親子以寶劍且復賜薩州之
地和泉高城二郡以爲其履矣日本東西之諸將無
不稱贊其武名者可謂義弘親子克我國家者也
慶長十年乙巳八月二十八日以
龍伯尊翁之命書之於系圖之下

又保

天正廿年壬辰之春 前大閣殿下秀吉公率幾內
已西之士衆征伐朝鮮西海九州地近其國是故

又保公率薩隅日三州之士率走從其軍武名雄略
遠出諸將人皆無不歆羨其威名不幸而薨於朝鮮
之地惜哉

歲久

大閣殿下西征之時歲久有瘳臂之疾而不得出頭
時有一譏者以爲非其疾漸漬而不驟所謂浸潤之
譖也大閣亦不念讒口鑠金之戒令細川幽齋不正
其罪而害歲久々々不幸而陷身於鋒刃命矣夫

忠豐

大閤秀吉公征伐朝鮮令日本東西諸將堅守朝鮮之地者七八年矣朝鮮八道尺土寸地莫不印兵馬之足跡然後窮兵於沙漠之地方矣丁其凱旋之時中國四國九州諸將屯於金山浦之城相約欲擢日而共唱凱歌以一時解其纜其約堅於金石矣一日日將黃昏當金山之城火光接天兵庫頭義弘親子去釜山者二里餘而繫軍艦矣不知火光之所以然令一舟問諸將則無一人守釜山之城者軍壘焦土矣蓋諸將皆平日之約不告而回於日本矣是時

中書公忠豐在釜山城獨不從諸將之背約且復不屑大明數千艘兵船直前訪義弘親子軍艦翌日俱共解纜而赴日本之地矣忠豐親其親之志非弼於中者何能之乎慶長戊戌之秋大閤公薨矣翌年有石田治部少輔者大閤公之嬖臣也募關以西之諸將以爲祖肩於秀賴幼君將有事於關東諸將亦感大閤公之深恩也無一人而不從之者兵庫頭義弘亦雖感恩則有之然不覺斯兵事之當與否諸將之僉儀亦獨可奈之何哉不得已而勉強從諸將之謀矣忠豐雖在諸將之列不與諸將共而如臣事

於義弘公者無一曰不在其幕下矣既而諸將屯陣於濃州關之原忠豐獨在義弘行列之中於是關東亦將出兵馬於西京兩軍偶然而會於關之原兵力既交而爭兩雄者半日程矣吁時耶命耶我諸軍一時瓜潰矣中書公爲其年壯有血氣之勇單騎而赴關東諸軍一戰而結子路之纓東西諸將無不嘆惜之者矣

薩隅日三州府君歷代歌

高祖忠久號得佛

始領三州曰嶋津

二世忠義稱道佛

此時上古其風淳

三世父經稱道忍
給黎町田其孫子
忠宗道義建長間
其子貞久名道鑑
和泉孫子令殆盡
棒山北鄉今獨盛
道鑑有子號河上
氏父齡岳六代主
元父怒翁創福昌
有弟父豐號義天

攻亡禮部安我民
伊集院亦骨肉勻
都鄙謂之爲歌人
舍弟六人國爲隣
佐多新納共相親
其中石坂跡獨泯
子孫至今更號々
創建即宗迹未陳
一子爲僧戴烏巾
挑惠灯來尚循々

忠國大岳其諱譽
舍弟樵夫薩摩守
出羽伯耆亦叔季
忠國宗子稱天勇
大年登公天勇子
立又節山民具瞻
忠昌圓室諱玄鑑
忠治蘭窓名津友
勝久主國今將滅
欲讓貴久以家國

深固院古栽松筠
題橋豐州武威終
有五兄弟德已均
不嗣父位異天倫
齋名一瓢德不貧
龍雲廟古猶薦蘋
寺名真國近城闔
忠隆與岳子終晨
幾殺忠臣自沉淪
國亂其約皆不真

貴久老父問誰某
曰新無由散鬱憤
從是三州諸家士
辛未林鐘二十三
海潮修梵南林寺
義久治國猶超古
以歌鳴世是餘事
令人景慕何至此
新創妙谷預修善
令弟義弘兵庫頭

一瓢之子稱日新
更揚義兵無異論
仰見貴久悉稱臣
正是大中辟世辰
香烟不斷日輪困
是時六國臣伏臻
惟德被民今歸仁
遐齡猶祝八千椿
碧瓦朱甍疊魚鱗
武威振世重千鈞

匪啻譽聲動我國
歸依三寶修妙圓
久保朝鮮撫軍曰
家又多年在朝鮮
國務餘力嗜儒學
就中心學探其頗
細大不捐藝非一
球玉來降何歲月
吾君命運幾多少

夏五廿七

朝鮮八道誦名頻
無人不道希世珍
惜罹微恙化作塵
擅施威武似有因
其本不亂壹修身
入禪教門轉兩輪
揮劍揮筆共彬々
慶長巳酉在義賓
孫枝子葉億萬春

雲與玄昌謹記

頌義弘公德業文

鳴津兵庫頭義弘公者貴父公之令子義父公之令
弟而今太守羽林尊君家父公之老父也其爲人也
武勇鳴世籌謀勝入我三州本多方命而爲仇者義
弘公自少壯之時守其藩籬而反者廢乏降者綏之
因之義士輕死忠臣委身勇士之追強敵者猶走狗
之追猛獸若無發蹤指示何獲之有義弘公指揮用
諸勇士者何以異焉况親手三尺以定九州乎主將
而望強敵單騎而人數千之軍中相鬪而取勝者人

之所不能爲而義弘獨能之是故前太守義久公使
義弘繼其芳躅自是以還夙夜憂慮謀我國家之久
遠寤寐不忘義久公守國者五十餘年國泰民安至
於今日者皆義弘公之力也先是天正年間前太閤
殿下秀吉公出兵馬於西州々々一統之後殿下錫
朱印於義弘擢封大隅州以爲其履矣於斯時也義
弘口不告人而語於心曰我嶋津高祖忠久公者右
大將賴朝公第三子而始領若耶北越勢伊伊賀且
復領海西薩隅日爲七州太守爾來日本響嶋津者
殆乎五百年其國長久者親戚下相畔也今我獨錫

朱印自伐以領隅州者國有兩主也一國而有兩君
雖曰親戚不知適從況於臣庶之在下者乎貽我子
孫之患者在此一舉蝸角蚩觸之事可不思端末未
見之前乎哉不若以所錫之印卷而懷之矣且復錫
日州諸縣之朱印亦猶如之是亦人之所以不能爲而
義弘獨能之嗚呼義弘非特有知與勇遺此義於子
孫々々亦可不思先業乎然則興家享國者豈翅千
萬年之久哉

慶長十九甲寅小春既望之日 大龍玄昌謹書

壽龍伯尊君文

唐貞觀年間魏徵上疏於太宗曰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々々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々々哉言也

薩隅日三州尊君龍伯大人生天文癸巳生得人主之位世爲賢明之君能知元首股肱之通爲一身手足腹心之聯爲一體是故臣庶之在邦內者委其身以不二其心遠人之在殊方者亦解辭以斯格矣非德礼誠信之存於中豈能感人之至於斯乎哉魏徵上疏之言併以爲已是有是以我日本諸侯於東西者

ノミカミラ

無出其右者不亦盛哉是歲慶長甲辰仲春以來微有風疾身體不健寢不安席食不其味於是使臣之在左右者夙夜念之禱爾于上下神祇以祝無疆之嘉齡庶民之在街巷者亦拙我芹誠以祈三寶之護持是皆尊君德化之所致也傍有庸夫愚婦者以風疾之所起以爲妖怪之爲矣古有謂曰妖不勝德蓋妖者怪異之事怪異非理之正宣尼之所不語也其所不語者何哉亂我之正德也大凡應事接物之際理未明則不免爲妖怪必於其明者何妖怪之有然則怪異之妖邪豈能勝尊君之正德乎縱有千

妖百怪極百端而窺覷何敢望德禮之門哉雖然禱
於神明者亦不可廢也昔者武王有疾弗豫周公作
金縢之書以禱焉夫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
武王無可悔之過無可遷之善然而周公禱焉者使
臣之職所當爲也今於尊君亦然其素行固有合
於神明之德然而使臣禱焉者迫切之至情不能自
已嚴命數十輩之僧徒看讀六部之般若一部之數
積其卷者六百則六部之數積至三千六百卷其功
勛可勝言哉我今以一經之德論之當經第九會有
能斷金剛之一品能斷者能斷衆生疑執金剛者至

堅至利而能擊碎一切災殃一軸之經一品之德猶
能斷疑執碎災殃何況三千六百之卷快一千六百
餘之品分三百七十四億四十萬餘之字數其義理
之玄微蠶絲牛毛豈翅俱胝更多而已哉加焉百億
諸聖衆之在法中十六大威神之在會上皆來擁衛
慈星隱曜妖邪潛形今復所翻之三百六十指之僧
衆開渺茫之口彈巍峭之舌至心讀誦衆口金猶可
鑠况降伏魔障哉今夫施般若之妙藥服般若之甘
露則癘病疾痛雖切吾身皆悉消除所謂勿藥有喜
者也且復般若之爲德也以時配之則日照禺中普

天之下率土之濱無不被其光者以義喻之則融通
淘汰融之通之聾盲瘖瘂亦啓昏蒙焦芽敗種亦得
蘇息涸之汰之瓦礫糠粃退而在後所謂瓦礫向之
所謂妖怪也妖怪々々去々勿少留速去勿復回顧
急々如律令

慶長九年甲辰六月二十二日正興庸納玄昌敬白

轉讀般若配帙

孔夫子曰祭神如神在天何言哉盡其至誠則雖曰
神明之有亡儼然如在乎上在乎左右焉以其敬心

純一故也 伊勢兵部負外郎貞昌公有純一之敬
心能務于勤夙興夜寐以事其君者孜孜不怠是故
神明是感門戶亦榮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者乎比
來喜捨資財使予寄附

正八幡宮 公致敬心之外予復何言哉雖然謹命
十餘員之僧衆轉讀般若一部々々積其卷者雖盈
六百然而其要處只九箇字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也在中華翻之則一覺字耳中庸誠之一字是
也 公今有至誠故蕭然有忠義之氣有至誠故油
爾有孝敬之心有至誠故將順 君之義有至誠故

盡罄我之情有至誠故以文會文有至誠故有威不
猛有至誠故能正公權之筆有至誠故能運子房之
籌有至誠故博聞洽記有至誠故明辨篤行有至誠
故不巧言令色有至誠故不專權擅勢有至誠故惡
星退散有至誠故吉曜來臨有至誠故無求不自得
有至誠故無願不成就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
公之於至誠豈復有二致哉予以公之行事有初有
終論之自

奧州刺史羽林次將忠恒公爲世子之時或在朝鮮

或在京師公未嘗一日不隨侍其左右矣 刺史比
將有朝覲之禮 公亦主供奉之職維時春雨連月
想是公之至誠能開衡山之雲豈特昔年韓昌黎哉
於是人僉曰 貞昌公今之韓昌黎也不亦盛哉
伏請

威力神通大自在王正八幡大菩薩會中八萬諸聖
衆會上十六大善神同證明之同洞監之至禱至祝
至祝至禱

慶長十年乙巳三月吉日正興小比丘玄昌敬白

看讀般若配帙

謹據第六分現化品據其文義佛告善思汝等當知修習希有陀羅尼門此陀羅尼門過於諸文字言不能入心不能量是故若爲衆法不入陀羅尼門能通達此門心得清淨身語亦爾所行順理般若堅固諸惡魔軍無能燒者一切外道不敢對揚諸煩惱業莫之能壞身力堅固心離怯弱有情見者無不蒙益諸佛世尊之所稱贊天龍等衆咸擁護之云云般若之功德豈不大哉爰有

伊川藤氏抱節翁自少之時事君以正接友以信正

信之所存文武之所存也故國君亦使翁以禮傑出于諸士之上矣國家有事則親執戈矛單騎而入數萬軍國家無事則載橐弓矢閑坐而詠世一字或以國君之命監一城一邑則竹馬童子亦喜之迎以拜於塗况農夫商賈之歌於市朴於野者乎是皆翁之所行順理故有此感格有此感格者正信之能至者也至正信者能通達陀羅尼門者也翁之爲人可謂能成矣是歲慶長乙巳之夏不幸而罹小疾者連月罄力於醫術祈平於神明苟冀取息矣頃厥疾雖漸瘳身力未堅固起居未輕利寔非諸天善

神之護持爭得年災月厄之解禳因茲擇今月初四
甲戌就于私第莊嚴禳災保安之場拜請七寶之北
丘衆者讀并三藏所譯之般若無一字之遺漏矣至
同十三癸未畢六百軸之功矣若夫上之現化品之
所宣說則魔軍無能燒者身力弥堅固而至老益壯
者何疑之有耶現化一品之德猶且若此而况一部
六百卷二百六十有七品六十二億四十萬有餘字
之勛力乎然則雖曰有年災與月厄疾病纏綿之厄
山林樹木之厄一々解散勿爲留難矣 專祈
當生甲午身宮康健壽筭綿延修般若正因魑魅魍

魎皆悉摧滅施惣持妙藥并痼疾痛自然消除諸天
之所護持衆人之所瞻仰如榦之扶小枝而俱植
永執重權似松柏之後衆木而不凋克保晚節伏諸
法中八萬諸聖衆會上十六大威神齊垂昭明鑒我
丹烟

慶長十乙巳十一月吉日正興比丘文之玄昌敬白

又

夫般若大經者我大覺世尊開初筵於鷲嶺畢散筵
於鷲池二十有二年融通群機泐汰小乘之所說也

南齊書卷之九
簡表之重大義理之玄微一大藏裡莫若此經是故
讀誦解說者或寡矣世之求福於佛天祈壽於神明
者纔讚禮轉讀而已經曰讚禮轉讀祈在之所諸天
善神常隨擁衛云云所謂轉讀者每卷翻其根葉而
所檢閱者不過數百字矣轉讀且有禱必應諸天擁
衛而況不遺一句半偈片言隻字焚香薰讀者乎佛
天所護其應可勝言哉按第一十會理趣分曰若有
情類受持此經常勤精進修諸善法惡魔外道不能
稽留四大天王及餘天衆常隨擁衛未曾暫捨諸佛
菩薩常共護持令一切時善增惡減云云金口之說

豈復可生疑乎哉

大日本國大隅州下大隅郡奉三寶弟子忠仍去歲
以來眩暈不止起居無輕不憑佛天加被爭得身體
平安因茲涓取今月初二戊寅良辰就于

華第開保安集慶之法筵命六十指之僧徒看讀六
百卷之真詮至於同十二戊子畢其功矣所謂不遺
一言一句者也然則今之所患縱雖曰有宿世怨敵
妖邪奇怪諸天善神之所擁衛何敢可少稽留乎且
復般若之爲德也如金剛自体堅密水不能爛毒不
能害又如妙寶神珠不與一切煩惱共居而能斷滅

一切煩惱吁般若功德不可稱計也如此 伏願
身宮康健命運亨通丕稱門閥之棟梁永保康寧之
節操捻持妙藥何借葛洪之百鍊丹般若神珠不屑
卞和之一團璧世稱宗子播聲譽於三州家產奇兒
鍾禎祥於闔閭凶星退散而潛其影吉曜來臨而增
其光四時無少病少惱之憂八節有常安常樂之慶
至禱至祝々々至禱 伏請

法中諸聖衆會上大善神齊垂證明鑒我丹悃
慶長十一丙午九月吉日正興比丘文之玄昌敬白

六部般若配帙

謹據初分校量功德品據其文義佛告天帝釈言若
善男子於般若波羅密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諸天
常隨衛護有無量百千天子爲聽法故皆來集會歡
喜踊躍設有障礙不能遮斷衆魔眷屬不能侵擾宜
說般若故心無怯怖不爲一切論難所屈云云且復
第六分陀羅尼品曼殊室利說一頌言揔持猶妙藥
能療衆惑病亦如天甘露服者常安樂金口之說豈
可生疑乎哉我

君前降臨日三州太守龍伯法印內有慈愛之心外

無暴慢之氣其志不深世味其言不負人情若有小
過未嘗不悔若有一善未嘗不遷心雖無塵垢之污
未嘗一日不齋戒沐浴對越於神明其之爲人可謂
成矣是歲慶長巳酉二月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輔臣僚佐之侍於其側者覓醫術於東西禱神明於
上下無晝無夜莫敢怠矣於是相儀曰非蒙佛天加
祐爭得身體平安因茲涓取初夏之朔壬子就于華
第莊嚴懷災保安之場命濟洞二宗三十餘員看讀
唐之玄梵所譯之般若無一句一字之漏却矣至於
同初九庚申畢六部之功矣若夫如上二品之所說

則諸夫衛護而障難何敢侵擾况復衆惑病乎一品
一偈之德猶能若此而况三千六百卷之勛力乎
專祈

擁

慶生癸巳身心堅固命運亨通天神之所維持邪妖
邪怪遠退散地祇之所加被橫難橫病速消除揮般
若寶創而去千災服揔持妙藥而調五臟長亨彭祖
八百之壽庶樂啓期九十之齡 伏請

十六大善神八萬諸聖衆齊垂昭鑒感我至誠
慶長十四巳酉四月吉日正興比丘文之玄昌敬白

觀音經配悵

法華普門品曰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
生福德智慧之男金口之說豈有疑哉是故謹集現
前僧衆稽首合掌以讀誦此品者一百卷 所祈
國君家又身心堅固武運亨通旱產鳳雛皆令崔躍
乘弘蓬矢之後施德化於三國揚武名於四方至祝
至禱至禱至祝

年 月 日

大龍小比丘玄昌敬白

隅州國分莊永德寺地藏堂再與幹緣文

聞昔隅州國分莊者諸大薩埵之古道場也相傳此
地昔年有洪水之害人皆作魚矣丁斯時也諸大薩
埵亦面貌枯瘁而流入大海諸大伽藍亦梁棟傾斜
而化鳥有去矣及其水之涸也一尊地藏薩埵不知
自何地何山而來幸得解脫洪水之難止於是處居
民之有其志者即構一字之茅堂安置薩埵因寺名
永德有一比丘修香火業比丘去來掌宇至今壞在
民村是亦居民孽遺者之所口傳也未知是亦公求
經其歲月者不知幾百回矣慶長辛丑之夏

鳩津華胄龍伯與君相似欲營華第於此地至於甲辰冬之仲華第落成矣諸士大夫之侍從者殆乎千人野人之懷惠而移家者倍焉然後國分爲一部會之地矣於是乎上行下效百廢具興有神宇之復旧者有佛庐之斬新者輪奐之義壯麗奪目矣獨地蔵薩埵堂宇蕭然依旧不蔽風日

尊體亦有若無矣爰有瞽者正壽院者欲再造薩埵之堂宇有其志而無其力若非檀度之助爭遂其夙志乎於是育囊手杖徧扣十方檀度之門古之所謂細流聚而成巨海土壤積而成太山若然則土木之

功亦寸累尺錙積銖者何願不成乎夫以

地蔵薩埵者閻魔國十大冥主之主君而以大悲願爲內以忿怒相爲外矣按蓮華三昧經地蔵有六種之名第一檀陀地蔵第二寶珠地蔵第三寶印地蔵第四持地地蔵第五除蓋障地蔵第六日光地蔵蓋一體分身而導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之六道也衆生在世有無量罪業及其新寂也薩埵判在世造惡之輕重斗秤欺誑人且復懸以淨玻璃鏡照彼衆生心內罪惡想夫薩埵之慈心令一切衆生遠其罪惡是故現忿怒相以導之導之內稱勝軍地蔵閻魔王

王赫斯怒爰訖諸眾生以遏諸惡業以篤人間祐以
對於瞻部洲此閻魔王之勇也今閻魔王一怒以安
人間諸眾生然則勝軍之號不虛設者乎其功勳之
所及豈復可言說乎哉且有薩埵之誓願縱有五逆
罪者悔其惡以一心念彼地藏薩埵々々以大悲願
力代其眾生受諸罪苦其誓願慈心及眾生者有海
之口溪之舌不足報焉若有善男善女聞此誓願者
何敢造其罪作其惡乎漢昭烈皇帝將終戒其子曰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皇帝之慈於其
子者延及天下後世之人其所利濟者豈博哉

薩埵之德亦一毛一滴之善根不爲不彰一瞻一礼
之歸依何得無惠 伏願

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農工商有其善根者施一溢
米福等河沙捨半文錢罪消塵劫今我勸進之志在
茲而已

慶長十三年戊申三月廿四日 瞽者正壽院敬白

平出水入權現上梁文

嵯州牛山院平出水村素有一社名入權現相傳曩
昔主於此村於勸誘能導大權現以爲一村守護神

權現垂跡入於此地是故号入權現先是文明十四
年壬寅七月之晦所落成之社接指則至于是歲庚
戌一百二十九年也雖經此歲月而無一修之者以
故神廟舞殿不蔽風日是可忍乎岩崎與右衛門尉
秀之齋名猶存有欲修之之夙志擇閏二月廿二良
辰始運斧斤至於三月十一日畢其功矣 伏願
上梁之後柱礎堅固不動不傾殿宇清虛無災無難
專祈 今之主宰伊集院伴右衛門尉身官康健武
運亨通公私安寧子孫昌盛 次冀 秀之身心堅
固 災障不侵壽命長延福德圓滿萬民快樂五穀豐

豈國中無兵革之憂村裏避疾疫之害

慶長十五年庚戌三月 日

修葺石體宮文

正八幡大菩薩靈廟良方有石體々々有四句刻文
文曰 昔於靈鷲山說妙法華經今在正宮中示現
大菩薩 竊聞

正八幡大菩薩釋迦牟尼世尊分身也今據此妙文
則世尊分身豈可生疑乎哉刻文字畫非後世智巧
之士所得而為也故秘而不顯焉此四句妙文傳聞

於豐之前州_{豐前}生八幡宮_{八幡宮}薩臣邪神之在其傍者聞
之曰我八幡大菩薩以正信而擁護國家豈有怪異
之事哉不若遣使於彼國以除却怪異之事使一切
衆生決其疑惑既而遣使三人來而欲燒却此石體
之妙文矣原夫雖不知何代何年然四月初三即其
日也三使共焚石體其焰熾然不息者一十八日也
至於四月二十日四句妙文增明而其石不少焦矣
於是三使亦不知所云其一人立死其一人途中而
死所謂斷佛種故受斯罪報者乎其一人歸於豐州
告之於字佐八幡宮神官々々亦知此妙文之非人

之爲也增知此神靈之不可誣也且復八幡大菩薩
尊號之上加正之一字者亦出于四句妙文然則
正宮之號不虛設也明矣豈非符太威力神通大自
在王之称者乎且法華金文曰善哉々々善男子汝
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思惟是經爲他人
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火不能燒云云想夫受持讀
誦是法華經者火不能燒而况此四句妙文自然出
現者乎後世上下人民念々勿生疑妙文出現之後
營一社於石體上爾來盡日本國中無不聞而瞻仰
之者一社經歲月若久而有興有廢不知幾回今也

梁棟柱礎不動不壞然而歷數十星霜風雨壞簷隙
矣是可不忍乎令執行大官司助長行以扣村々民家
之門欲受溢米半錢之樂施以修葺簷隙矣有司奏
之於

龍伯尊君々々平日瞻之仰之者不爲淺矣況復感
執行助長之志也施數萬分以爲助緣然後修之葺
之庶工攻之不日而成一新之社於是匪翅神官々
吏慶於庭商賈農夫亦歌市挈野上下仰以祝
神靈久遠俯以祈 尊君遐齡 伏願

大檀越龍伯尊君身心安樂四時無一点之災福壽

增長八節有大來之慶惡星退散吉曜來臨長爲佛
法金湯永作皇家藩幹乃孫乃子常樂常安

慶長十五年庚戌四月十六日 正與比丘玄昌謹書

隅州願成寺鐘銘

隅州帖佐鄉願成寺者

前薩隅日三州太守惟新尊君所草創之精庐而運
譽上人修念佛三昧之道場也草創未幾殿堂門廡
漸成而竈井竈具備於是乎安千佛於寶座香灯不
息百爾器備僧寶亦足特以無礙鐘爲闕典矣

尊君命冶工之善於範圍者新鑄洪鐘懸之小樓以
令諸僧警晨者夕誦之時而鞭其後者可謂其志深
矣諸士之各有其業者聞此鐘聲自起吹燈勤之不
怠莫不成其業矣若夫農與工商放於利而行者亦
聞聲而遠塵離垢偏赴佛地加之人々勤其業而庶
且富者是皆尊君信力之所致也雖曰後五百歲人
皆樂其遺化沐其餘澤愈久而人愈思慕焉愈遠而
人愈欽仰焉

大覺世尊之所謂現世安穩後生善處金口要文復
奚疑 銘曰

我君威武

能屈人兵

歸依三寶

意拙至誠

草創精舍

掃棘擺荆

命巧冶者

新鑄華涼

聲聞兩岸

響徹八紘

警發蒙昧

引接迷情

六窓深閉

一擊忽警

南商北賈

日一迭迎

霜晨月夕

浦々鏗鉤

下自士庶

上至公卿

聞者遺世

何願不成

令此蓮社

不虛其名

一鐘之德

安國安氓

何止孫子

千萬年榮

慶長二十年乙卯七月初九前建長文之玄昌謹誌

淨光明寺上梁文

擇教之書曰息緣儉務是主人之大量也緣者外物也外物非色欲而何息色欲者勤儉者之所爲而至人之大量也儒教亦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非有得於心者何以有其中心之悅而何誠服之有哉人有威猛則無不服者矣威服者面革而非心服也歲月久而不變者非心服而何敢當之乎哉

薩摩州魔嶋郡淨光明寺者無量壽佛之道場也山名松峯

鳴津高祖忠久公領此三國之時興一遍上人之

流亞宜阿俱共來而同居此國權興於無量壽佛之本堂其權興不知幾年月之久矣先是

忠國公有修造佛堂者其完葺之板漫生其翼十一代住持不忍視之雖有修補之志然未敢果矣爾來歷年月者久而匪帝板之生其翼材木亦腐朽矣十三代之住持又不忍視之修補之志造次顛沛未嘗忘之然而短臂不及痒癢思而未果者殆乎十年寸積尺累至於今年戊午歷十一年歲月而其功成矣我素以儉而易足爲其用矣二二有司聞之於薩州殿下家又公々本有修補之志與住持之志如

符即使完葺之板十二萬而附之於平堂於且
我願既滿衆望亦足 伏願

上梁之後燕雀喜成龍象接武法道隆替接待由人
精廬發興進止在我或勞手藝或勞心力自誇其功
或執斧斤或執刀鋸各審其技盡蘊於梁上刻山於
柱頭寺前寥々山入白樓潮生滄海庵頭寂々僧歸
夜月龍出曉堂四時無一点之災八節有太來之慶
至祝至禱至禱至祝

元和第四龍集戊午閏三月廿六日

當山十三代住持其阿謹誌

110X
118
3